



又见桃花开

殷艳妮

所有的花都在寻找季节，只为开出别样的故事。而明媚、热烈的三月，是属于桃花的。德圣村的桃花又开了，站在村子的最高处，能看到三生三世桃花源基地的全貌，那尽情绽放的色彩、嫣然含笑的花瓣，每一片，都是春天的修辞。

思绪回到五年前，一个同样明媚的日子，刚到北碚区政协的我，经过了3天的通讯员培训后，便接到第一个采访任务——对政协助推乡村产业发展进行采访，并争取在《重庆政协报》(以下简称“政协报”)上刊载。采访地点在距北碚城区20多公里外的三圣镇，那里有一片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源”。当了10年会计的我，对通讯员的工作一无所知，唯一能够确定的是：桃花，是我非常喜欢的花。

怀着无比忐忑的心走进德圣村，映入眼帘的植株低小而孱弱，花叶稀疏，与我心中“芳草鲜美、落英缤纷”的景象相去甚远。“我们准备在项目区沿河两岸打造以爱情文化为主题的景观轴、亲子体验时光长廊等，让大家能够抛开都市喧嚣，获得回归自然、回归田园生活的体验。”项目负责人陈良指着面前的一株株小桃树兴致勃勃介绍起来，在他眼中，这些桃树俨然已经长成，香飘十里。我不敢分心，掏出笔将他说的重点内容记在纸上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我还全程录音。

那时候还没有普遍使用录音转文字

的功能，回到家，我花了很长时间反复听录音，用键盘逐字逐句将内容敲打出来，有时候一句话要听三五遍才能听清楚。虽然低效，但这对摸不着“庙门”的我却很有必要。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段录音的文字稿，有3000多字。转化为文字之后，再提取里面的重点和关键内容进行归纳，终于“凑”出了我的第一篇通讯稿。

“每个人心中，都有一个桃花源梦，梦中的生活桃花盛开、岁月静好……”我自己拿着稿子反复读了几遍，感觉美美的。当稿件投进报社投稿系统的那一刻，内心便充满了期待。

报社编辑很快联系了我，稿件被“无情”退了回来。“风格不对，太散文化；角度不对，没有站在政协工作的立场；记叙内容太长，语言不够精炼……”我自诩文字功底还不错，在这之前也发表过一些小文章，没料到在政协报编辑的眼中竟然也不对、那也不对。按照编辑的修改意见，很快改好投出去，再次被退了回来。当稿件第三次被退的时候，我心有不甘，将往期报纸翻出来，静下心来研究通讯的写法，重新梳理，对结构和语言都作了大的调整。至此，与初稿相比，80%的内容都修改过了，字数也由2000多字精减到了1200字。

“反复打磨”算是政协报给我上的第一堂实践课。经历了“三投三退”，我的

第一篇通讯稿《桃源新村 砾乡筑梦》终于在政协报上登出来了，而且是头条，这篇稿件后来被评为季度好稿。对一个“新兵”来说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惊喜。也不是那么难嘛，我有点飘飘然起来。

通讯稿都写过了，我以为三四百字的简讯不过是手到擒来。连续投了几篇之后，却迟迟未见发表。硬着头皮主动联系编辑，才明白我的问题颇多。简洁明确的标题、精炼扼要的语言、层次分明的内容、准确无误的人物名称，甚至标点符号，无一不要求尽善尽美。我又翻出报纸，把上面的协商通报、视察调研等各种主题的简讯都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，结合我们自己开展的活动进行仿写。日子久了，也算熟能生巧，不用再对着报纸模仿了。而那本自制的剪报，我还时不时会拿出来翻看。里面的报纸已经斑驳发黄了，记忆仍然新鲜，我始终记得编辑对我说过的话：“简讯虽简，要求却不低哟。”

一晃五年过去了，不管是通讯、简讯，还是人物专访或副刊，我的各种经历、心情，工作和生活内容都诉诸于笔端，变成文字在政协报各个版面上刊载出来。每逢出报日，第一件事便是拿起手中的报纸，端详、浏览、再精读，这已变成雷打不动的习惯。当我懈怠的时候，我也会看看那些收集起来的报纸寻求慰藉，累积了一柜子的厚实珍藏，500多期的忠实陪伴，这是我成长的纪念册、时光的见证者、坚守初心的能量场。

都说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，但我认为最优质的陪伴是成长。我是慢热而内向的人，五年的时间，足以让我从一个只爱关注“小我”的旁观者，逐渐投入成为感知多元社会的观察者，时事热点的思考者，凝聚共识的参与者，和脚踏泥土的行动者。我也有幸连续5年被市政协办公厅评为“优秀通讯员”。民生大计、委员履职、社情民意、书写春秋……政协报这个平台，一直为发出好声音、传递正能量而不懈努力；也是政协报这个平台，赋予了我更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更健全的社会型人格。

故地重游，当机耕道变成柏油路、步行路变成观光道、小水沟变成清水河，陈良已经在撂荒地上实现了他的桃源梦想，赏花采果的人纷至沓来，好不繁盛。而此时的我，不由得想起了上岗前参加的那次培训。正是那堂课，成为了我心中桃花源梦的起点。政协报走过了耕耘不辍的40年，而我作为通讯员的生命才5年，有些短，也有些快。来日方长，这世上，一定有比人的生命更长久的存在。韶华不相负，岁抱春归，就像灼灼桃花，会年复一年地盛开，一年更比一年红。

折一段清明的柳
轻插疲惫案头
纷纷杂杂的思念
欲说还休的情感
又有多少可以留
又有几许能够候

柳是碧绿的留
留是眼前的守
渴望每一个瞬间
能够成为永恒
期盼生命里的短暂
亦能化作长久

清明路

是思乡的路
弯弯曲曲着古老民俗
殊途同归的情感
一次次发生拥堵
哪个先来哪个后到
无需说清楚

是踏青的路
轻松着欢快脚步
抓不住远方的美丽
享受好当下幸福
心存有诗意
放眼皆是坦途

清明柳(外一首)

邓荣河

清明归乡洗征尘

唐占海

十年前，我和父亲来重庆打拼，逐渐稳定后便把家人都接来了。父亲、母亲再加上妻子、儿女，一家六口一起生活。我们做生意很忙，平时少有机会回故乡。但每年清明节，我和父亲都要回乡扫墓。

父亲总说：“无论怎样，都得回老家给你爷爷奶奶扫墓。”在父亲看来，回乡扫墓就是在延续跟故乡、亲人的联系，否则就如同一条被切断的线一样，找不着根了。而且在外打拼并不容易，虽然我们已适应了异乡生活，还有了许许多多不错的朋友，但有时莫名会产生孤独感。我跟父亲交流过这种感受。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外征战的士兵，拼尽全力，竭尽所能。父亲认同我的感受，他说回老家一趟，就当是休整休整的。

确，一路风尘，疲惫不堪，清明归乡洗征尘，这是我和父亲的仪式感。

踏上归乡的列车，父亲总是很激动，一路上不停地跟我说起祖父母的往事。当年祖父如何创业，如何培养教育五个儿女。祖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，一生都在不知疲倦地操持家务。父亲的讲述很动情，旁边同行的旅客都听入迷了。大家都说，现在交通这么便利，在外乡生活也没事，想回乡坐上车就可以回。父亲感慨说：“我年轻时倒是不想家，好几年不回家也没事。上了岁数以后，越来越想家，每年不回家一趟，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”我明白父亲的想法，我们清明归乡，洗一洗一路征尘，再返回的时候，便不会觉得一颗心无处安放。

我和父亲回到家乡，先去了趟老

屋。老屋很老了，父亲舍不得卖掉，为的是保留一份记忆，寄托一份惦念。父亲感慨地说：“当年盖这房子的时候，都是你爷爷操持的呢！”我们正说着，大伯过来了，招呼我们去他家。很快，姑姑和两位叔叔也过来了。每年清明节，我们家族都要一起去扫墓。

清明时节，天清气明，暖风拂面。一家人就是一支队伍，浩浩荡荡出发。我们来到墓地，大伯按照往年的仪式，非常郑重地组织大家祭祖。我们个个表情严肃肃穆，大伯对父亲说：“你一年不回家了，去坟前给爸妈说说话吧！”父亲每年都要跟祖父祖母说上一会儿话，说我们在外面生活得很好，说我们这一年有什么新收获，说孩子们的学习情况。我们这些后辈，也要在祭祖活动表态。大伯

常说，后辈们个个有出息，都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祖父祖母才最高兴。

祭祖回来的路上，父亲跟大伯、叔叔、姑姑聊得热闹。大伯指着远处新盖的楼房，说起家乡的变化。叔叔说到田里的收成，姑姑说起祖母当年的嘱托。父亲回应的时候，总是非常感慨。对于游子来说，家乡的一切都会唤起心中温柔的情感。我和父亲的清明之行，还要走走访友，日程安排得很满，一般要四五天才能结束。我们回去的时候，虽然很累，但心里觉得特别轻松。

清明归乡洗征尘，我们回故乡的意义，不仅仅是为了祭奠先人，维系亲情，还是对自己心态和心情的调整。当我们带着故乡给予的能量再次启程时，会觉得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。

白岩深处有人家

李祥

龙潭古镇每天清晨的第一缕光，从白岩山顶的那朵云打开。

推门见山的古镇人，对白岩从不厌倦。晴朗蓝天下，挂在天边的白岩一览无余，逶迤的山峦顶着白云，灰白的岩壁溢出油画质感，目光所及风景皆好。凉风携雨而至，云雾缭绕的白岩若隐若现，虚无缥缈的唯美意境让人无限遐想。

亦景亦画的白岩，不只给古镇人带来了视觉的美感。在岁月的长河里，它悄无声息地安放在古镇人心中，等待着打开的时间。

自小在古镇长大的我，对白岩再熟悉不过。而我发现心头的白岩时，已远离古镇十三年。

十三年里，我寄居在喧嚣的城市，重复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时光看似不紧不慢，却在悄然加速。当看见母亲的白发越来越多，而自己的鬓角也开始夹杂白发，时间流逝的恐慌瞬间涌上心头。

真正的恐慌，来得猝不及防。2023年的春天，母亲走进了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季节。

预感母亲时日不多，我将她送回了古镇。夕阳下，我慢慢地推着轮椅，给母亲指哪儿是白岩，哪儿是外婆家的方向，哪儿是笔架山下的水泥厂，让她再看看阔别已久的故乡。落日的余晖，将

我和母亲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暖暖地映在大地上。那段时间，是我十三年以来在古镇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。

母亲走了，给我留下锥心的痛。带着忧伤和不舍，我回到熟悉的城市继续生活。寂静无声的夜里，我的思绪总被拉回古镇，想起关于母亲的温馨画面：月光下，母亲背着沉甸甸的粮食，从桥的那头走来；院子里，浣洗衣裳的母亲，将捶衣棒舞成美丽的弧线；长长的石板街上，母亲牵着我的小手，穿过拥挤的人群……每一幅画面总在不经意间扑向我的视野，触及我的灵魂。

白岩的那边，还是白岩。白岩最深处的小山寨，名为“新房子”。三百多年前，逃居湖南的祖先们历尽艰辛，行走在“湖广填四川”的路上。也许，祖先们是无意间走到这里，远行的疲惫让他们停下了脚步；也许，这里山重水复的地理环境，让祖先们觉得能够远离世事纷争，于是毅然停下了脚步，重新安排这里的土地。

勤劳智慧的祖先们，依山建屋、开

荒造田，繁衍着生命的种子。一代代接续耕耘的先辈，把这里变成了生生不息的桃源。

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，也深印着母亲的足迹。母亲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天生就有吃苦耐劳的品质。十三岁时，还未成年的她就离开父母，远赴他乡，后来参加三线建设。

回到乡村，母亲成为了新房子的人。喂猪养鸡、上山砍柴、挖地种菜、耕田而食……她像勤劳的先辈们一样，把一颗颗汗水滴进土里，滋润生长的庄稼，哺育年幼的儿女。

面对繁杂的农活，母亲从无怨言。但她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，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，盘算着如何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，不再重蹈自己的覆辙。天随人愿。1985年，国家出台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、设坊、兴办服务业的政策。母亲想方设法筹钱，在古镇最好的小学附近买下了房子。

两岁的时候，我趴在母亲的肩头，离开了新房子。再后来，我考上大学、参加工作，证实了母亲的远见。

前几日，老家的熟人给我留言：“你

是新房子脱掉‘衣服’的第一代人。”

我无从回复，心里深深感谢着母亲。

三

杉木树不是一棵树，而是老家的一小个地名。从没想过，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地名，会成为我余生最长情的牵挂。

落叶归根的母亲，长眠在这里。一抔黄土，天人相隔。

我将格桑花的种子，播撒在母亲周围。我相信，一粒粒承载思念的种子，一定会开出绚丽的花朵，替我陪伴母亲。

母亲走后的第一百天，我回到杉木树，看见一片花海。一束束朴素而圣洁的格桑花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弥漫着纯净的美感，如同母亲的微笑。

我萌生了一个愿望，在白岩下种一株最美的风景，让鲜花长伴母亲。

我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“杉木树的花匠”。一有时间，我就背上装满花种的行囊，朝着白岩的方向远行。牡丹、芍药、紫苑、绣球、大滨菊、洋甘菊、鲁冰花、大丽花、金边瑞香、五彩锦带……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植物，知晓我的深意。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它们将像格桑花一样，给我带来满目欣喜。

余生，我是一名长途跋涉的花匠。也许，别人不懂得。但白岩吹来的风，会聆听一切。

倒映在梦中的亭溪

潘德东

日月照山河，光明耀心空。

一说是亭溪，一说是故乡。

一次次回望的眼神，一层层记忆的干茧，一段段倒流的时光，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容颜……在梦里掀起了多少狂澜。

是，亭溪。芽尖上的春风在亭溪，梦开始的地方是亭溪。那溢满乡愁的重山复水，那饱经风霜的厚土良田，那铁骨铮铮的阡陌村院，那浓情点染的花草石砖，那生生不息的炊火人烟……是游子与故乡无声的对话。

亭溪源自千米高的华蓥山，注入两千里嘉陵江。幽谷飞瀑仿佛银河从天而降，亲水跳墩如同琴键连通对岸。亭溪在眼前，是偏岩古镇的进水楼台；亭溪在身后，是复兴场外的急流险滩。

难忘沉浸在亭溪的往事。那是关于煤的立场，关于路的走向，是反抗英商掠夺煤矿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的壮举，是江合矿务局回路权兴修的轻便铁路，出石牛沟，经李家庙，过罗坝场，到清溪口，把煤炭、生铁、矿石送到抗战前线和建设一线。那是华蓥山游击队的枪声，响彻在两岸苍山密林中，回荡在巍巍红岩史诗里，传诵着王朴、齐亮等先烈建立“重庆一复兴—静观—柳荫—偏岩(石坝)—华蓥山”秘密通道的浩荡长歌。是的，铁一样铮亮的亭溪，柳一样绿色的亭溪，血一样红色的亭溪……

难忘倒映在梦中的故乡。小时候去外婆家，每次途经太平桥，都对那翠竹掩映、清亮通透的亭溪充满好奇和敬畏。后来才明白，一个“太平”心愿，当真字字千钧。菜籽熟了，老师带我们写生，路过柳荫，第一次看到了原生态的水车石磨。夜游偏岩，川东民居枕溪而建，黄葛古树依山而生，一轮满月挂在天空，月影与人影辉映，水声和蛙声共鸣。还有一座古桥，两棵树立在桥头，枝干纵横交错、相互抱挽，树根穿过桥底、彼此缠绕。问老乡，才知那桥叫鸳鸯桥、树叫夫妻树。是的，热烈的亭溪，清淡的亭溪，醉人的亭溪……

一条河曲曲折折，一条路坎坎坷坷。本是涓涓细流，冲破千沟万壑，默默地滋养一方百姓。是的，那是亭溪的身影，是故乡的原点，是藏在心底的坐标，是闯进梦里的归雁，是飞得再高也飞不出父母手心的风筝，是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游子眼眶的脚步。